

木鱼石书屋

● 学术专著

中国典当史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rtgage

曲彦斌 著



沈阳出版社

木鱼石书屋

● 学术专著

中国典当史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rtgage

曲彦斌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典当史/曲彦斌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7.3

(木鱼石书屋. 学术专著)

ISBN 978 - 7 - 5441 - 3325 - 8

I . 中… II . 曲… III . 典当业 - 经济史 - 中国 - 通俗读物 IV . F832.38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7788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3.625

字 数: 318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出版时间: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凯旋 崔晓辉

封面设计: 冯守哲 马 唯

版式设计: 王凯旋

责任校对: 王宏伟

责任监印: 杨 旭

ISBN 978 - 7 - 5441 - 3325 - 8

定 价: 22.00 元

联系电话: 024 - 62564936

邮购热线: 024 - 62564935

E - mail: sysfax_cn@sina.com

目 录

上编 中国典当史说

一、引言：从《红楼梦》的“当事”说起	3
二、典当源流考	17
1. “典当”考	19
2. 南北朝佛寺质贷：中国典当业的源头	23
3. 唐五代质贷业之兴	28
4. 宋、金、元典当业	41
5. 明代典当业	55
6. 清代典当业	65
7. 民国以来典当业说略	86
附：历史上的各地典当业掠影	108
三、典当行事与典当文化	134
1. 典当类型	136
2. 典当设施	140
3. 典当招幌	154
附：典当楹联选辑	161
4. 经营管理	164
5. 当字、当票与隐语行话	176
6. 行规与行会	190
7. 其他行业习俗	213
附：典当《竹枝词》选辑	220

下编 中国典当史论

四、典当与佛教文化	227
1. 魏晋南北朝的“兴佛”制度与佛经中的 “无尽财”思想	228
2. 慈善救世与高利贷	236
五、典当与政治生活	244
1. 典当与宦海沉浮	244
2. 典当与官僚资本	249
3. 典当兴衰与政治风云	254
六、典当与社会生活	259
1. 典当业与国民经济	260
2. 典当业与平民生计	269
3. 典当业与市井杂流	276
附：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旧典当	299
七、典当与社会风尚	304
1. 典商的行业传承与乡俗	304
2. 典当与奢俭之风	315
3. 典当人口与陋俗	319
八、文学艺术中的典当	325
1. 元明戏曲中的典当	325
2. 明清小说中的典当	336
3. 《金瓶梅》中的“当铺故事”	349
4. 民间文学中的典当	355
主要参考文献	363
附录	
一、论“典当”与“典当学”	367

二、港澳台三地典当业掠影	
——《中国典当史话》书摘	381
三、略议东北亚典当业的现状和发展态势	
——以中、日、俄和蒙古为例	399
四、几种辞书有关“典当”的词条选辑	410
后记	430

上 编

中国典当史说

一、引言：从《红楼梦》 的“当事”说起

18世纪中叶，正值清朝乾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这块具有古老文明史的土地上出现，而国家仍处于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下。在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了一部具有反封建意识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故事曾使无数男女青年痴醉，其卓越的艺术性和所展示的历史文化风貌不仅赢得了本土多层次的广泛读者，甚至还倾倒了海外的许多读者。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是将其作为历史与人生教科书来读的。除文学家而外，许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均以其独有的慧眼从书中发现一些与本领域相关的信息。多视点的研究，人们益感作者知识的渊博和艺术的成功。这些，当然不是一般读者所能体验到的。

写至此，或有读者会问，一部讲典当史的专书怎么开篇竟说起《红楼梦》来了？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并不奇怪。笔者少年时代亦曾为红楼故事所倾倒，而今作为从文化史角度考察、研究中国典当史的学者，则尤其注意书中有关贵族生活与典当业关系的情节，以及由此展示的社会生活风貌。当然，这也使我格外增加几分对曹氏这位大手笔的钦佩。毋庸讳言，如此开篇的意向，是在于期望使读这本小书者，不至于翻开首页就陷于传统史书所推崇的那种“庄严”却枯燥沉闷的风格气氛之中，试图在紧密围绕正题又不浪费笔墨的情况下，略增一点活

泼情趣。

旧时民间流传有这样两句俗语，一说“当当抵当当还在”，一说“当当取当当抵当”^①，体现了典当者出入当铺时的基本心态。按其字面的意思，大致是说，为调剂缓急或一时拮据而典当，尽管有所耗费，但当本还在。典当业主们也借当户这种心态来招徕生意，旧时当铺门面的楹联即可为证。试看下例：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四海之内，万物皆备于我；
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无改，一介不以与人。^②
缓急人常有；
权衡我岂无。^③
攘攘熙熙，有无相济；
生生息息，尔我平安。^④

凡此，典当应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便民而互利的钱物调剂的商业设置。但是，由于历来当商唯利是图，乃至重利盘剥当户，使得这种以往一向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普遍而密切联系的行业形象颇为恶劣。清以来，皇室、贵族、官宦经营典当成风，甚至皇帝还时将典业作为赏赐品赐予王侯或命官。如此，官与商竞相以典牟利，其形象岂能好！只是更加重其铜臭味而已。虽然如此，清代的典当业仍繁荣一时，恰又说明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相联系的密切性与普遍性。如无市场需求，也就不会出现皇当、官当与民当并举竞争的局面了。值得注意的

①选自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俗谚》（中国谚语总汇·汉族卷上册第159~160页，1983年出版）。

②选自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对联选》第1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③④选自裴国昌编《三百六十行对联选注》第21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是，典当业的这种社会功利性，竟然在着重描写清代贵族生活的《红楼梦》中得以多处反映，并成为其铺叙情节、刻画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十数处写及典当活动、物事之中，绝大多数均在曹雪芹原著的前八十回之内；在传为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里，则极少出现有关字样。或许，这也是情节发展所致。^①说来有趣，《红楼梦》第四回“护官符”上所谓“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就在“鼓楼西大街”开着一座以“恒舒”为铺号的当铺^②，这是在第五十七回借邢岫烟之口说明的。

邢岫烟本系贫寒家女儿，但因是荣国公长孙贾赦的妻侄女而得以跻身于贾府，与姨娘所生的贾迎春同住，后由贾母作保许给了贾政妻妹薛姨妈之侄薛蝌为妻。尽管如此，仍然未改其经济拮据状况，不时接受探春赠送的首饰或薛宝钗的暗中接济，又不得不常与当铺打交道，以缓解客寓荣府间身边应酬费用的窘困。书中这段是这样写的：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

^①笔者不是“红学”专家，未便断言，仅“或许”言之。

^②贺海《燕京琐谈》第106页载：“当时鼓楼西大街有一‘典当王’开设的‘天顺当’，即开业于清代康熙年间。据说，这个当铺可能就是《红楼梦》第五十七回里面所说的那个‘恒舒典’。”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出版。

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是省享的，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眉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越性给了他们，倒都歇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尖刺让他们去尖刺，很听不过了，各人走开。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和我说去就是了。”岫烟低头答应了。……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穿好，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哪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①

原来，薛家这位尚未过门的媳妇，因一时手头拮据而将御寒棉衣当进了由未婚夫本家堂兄薛蟠开的“恒舒典”，无怪乎

^①见《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198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810~811页。以下凡引《红楼梦》除专有说明者外，悉据此本，只注书名与回次、页码。

薛宝钗戏言“闹到一家去了”。据《红楼梦》第四回“护官符”“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之注称：“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①年幼丧父的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②可知，“恒舒典”系其承继的祖上产业之一。他虽无经营本事，却是典东，因而不仅说了算，铺中从业者亦唯东家是从。对此，书中间或有例可证。如第三十七回，湘云与宝钗灯下计议设东拟题开诗社时，宝钗说：“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隨即便叫过一个婆子来吩咐道：“出去和大爷说，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请下人了。”若非是自家当铺的伙计，如何这般随意应手！又如第七十九回，先被买入给薛姨妈当使女而后被收为薛蟠之妾的香菱，向宝玉谈到即将过门的薛妻夏金桂时说：“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朝奉伙计们一群人蹭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日，好不容易苦辞才放回家。”是知金桂过门前，恒舒典的朝奉和伙计曾随同典主薛蟠受到夏家的盛情款待。

在清代，“一切皇当均是交由内务府衙门具体经营”^③的。

① 《红楼梦》第四回，第 60 页。

② 同上，第 64 页。

③ 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载《香港大学 1985 年国际明清史研讨会论文集》。

同时，又“对于官吏开当问题，采取了一条既鼓励默许，又严加防范并视为‘利窟’的双重政策”^①。在此情况下，“不仅正印职官敢于恃势开当，连一些佐贰杂职、书吏，甚至长随门丁之类职位低微的人，也往往开设有当铺”^②。从书中得知，薛蟠虽“现领内府帑银行商”，但其所经营的恒舒典却不属“皇当”，而是自家百万产业中的一部分，故宝钗称之“我们当铺”。究其实，属“官商”之列。原因在于，其本是祖上紫薇舍人^③薛公的基业，至于薛蟠虽无官位，却也是袭享内务府国库银钱的皇商。有鉴于此，又显然有别于由民间市商经营的“民当”。至于“恒舒典”更具体的本、息、经营活动状况等，书中未有详尽描述，或是无此必要。

然而，通过对邢岫烟迫于手头拮据而忍寒悄悄当衣的细节描写，却生动、深刻地表现了她寄人篱下的窘困处境。同时，大观园中的人情心态、世事冷暖亦尽在其中了。当其必须当当的时候，只能偷偷进行，原因亦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碍于身份，不好露出寒酸之相，同时又恐招惹猜嫌造成人际关系的节外生枝。而这些，更都是极易引来飞短流长诸般非议的，使之不好做人。既要维护体面，又得避免招致一些麻烦，唯有悄然当当以缓解一时之难。至于宝钗亦为之“悄悄的取”、“悄悄的送”，显然也是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而维护岫烟利益，而维护岫烟更是维护其自家和自身利益。假如“闹在一家去了”的消息传出，亦绝非仅仅是“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的轻松笑谈，尤将有伤薛家体面。真是人事冷暖须样样小心，窘困境遇步步

^{①②}韦庆远《论清代的“生息银两”与官府经营的典当业》，载《清史论丛》第八辑。

^③紫薇舍人，即中书舍人。唐开元年间曾将中书省改称紫微省，因有此称。微又作薇。

艰难。

那么，是不是大观园中唯有岫烟当当呢？否。试看下面描写：

一语未了，只见贾琏进来，拍手叹气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迁挪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节间使用。我回没处迁挪。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说没地方。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二百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一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儿，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谁告诉呆大姐的娘。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凤姐详情说：“他们必不敢，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且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哪一项赎呢。”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①

① 《红楼梦》第七十四回，第 1046 ~ 1047 页。

原来，贾琏夫妇这一桩恐怕人知的隐秘，竟是打通贾母身边侍女鸳鸯的关节，私自运出一箱“金银家伙”作当头押钱，以应付几项礼金开销。同岫烟当当的处境相比，真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凤姐一边暗中放债蓄财，一边又明里用金项圈当钱障人耳目、绝人口实，连丈夫也不放过。但机关算尽太聪明，仍被太太抓住了偷用当头的把柄，敲去了二百两银的竹杠。所谓“借当头”，当是借用别人的东西作当头押钱，而贾琏干的却是私自盗用当头的苟且勾当。前后有关描写，把这个贾琏、凤姐的形象和品格均刻画得入木三分。至于他们到哪座典当铺去押钱，书中未说，也实在无关紧要，即或送到“恒舒典”去也无所谓，何况当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①，皆可利用。关于这件龌龊勾当，凤姐说：“知道这事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在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他受屈，岂不是咱们的过失。”^②倒还是平儿会为之解嘲：“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为的是二爷。一则鸳鸯虽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纵闹了出来，究竟那也无碍。”^③虽为解嘲，倒也道破了大观园中以贾母为轴心的潜在亲疏关系。凡此可见，贾琏、凤姐当当，与岫烟之当当，各有其难，关键还在于身份、地位的差别。一为大观园生

①见《东华录》，乾隆，卷二〇。

②③《红楼梦》第七十四回，第1047页。

活漩涡中的显要人物，一为勉强跻身不能把握自家命运的陪衬者。

贾府嫡派孙贾璜之妻金氏，虽称璜大奶奶，却是个虚伪、苟安的人物。她和丈夫“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第十回写当她听寡嫂说侄儿金荣在学房受了宝玉、秦钟欺负之后，本来是怒冲冲地到宁府评理去的，见了面却“未敢气高”，饰演了虚伪和苟安的角色。事实上，这一人物形象，已在第九回末尾借宝玉的小厮茗烟之口作了刻画性的生动铺垫。而且，亦与“借当头”相关。

茗烟在窗外道：“他（金荣）是东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硬正仗腰子的，也来唬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①

读者先有了这么一个跪着借当头的形象烙印，再读至下回她那苟且求安的故事，亦即见怪不怪了。对照后来关于岫烟忍寒当衣解窘之例，这位璜大奶奶就格外令人生厌作呕了。

璜大奶奶要跪着向琏二奶奶王熙凤借当票，如果同琏二爷央求妻子帮忙从鸳鸯手里偷借贾母的当头，还要被妻子揩油比起来，也就算不得奇闻了。

贾琏笑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

^① 《红楼梦》第九回，第143页。